

尚書序目決疑

尚書序目決疑

淳安邵彊齋著

自枚贊僞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此本馬鄭王諸家之注本行於唐世而正始石經之拓本馬鄭王諸家之注本皆湮滅不傳僞孔非一時所成然謂晉武所立孔氏博士卽指此書則非竊意孔壁原書晉世祕府未必尙存完本惟古文二十九篇刊於石經者其拓本至唐始亡晉武以石經古文出於安國爲立博士僅求誦習不拘師法亦勢所宜有也枚本僞篇僞傳閻惠諸大師旣已辭而闢之但其百篇之序目仍多可疑之迹而乾嘉學

者每每信以爲真抑又何邪謂史記載其名邪
則有未載者在謂馬鄭爲之注邪則有無注者
在況鄭注逸篇自爲次第其存篇亡篇當依此
例乃陸元朗孔沖遠所見鄭本其序目次弟反
與枚本彷彿何其矛盾邪夫播康昧目離朱之
明亦蔽一吹竽南郭之技乃窮不辭寡霑輒
以籀讀餘暇爲之反覆推究擿發妄僞使孔壁
真序真目不爲埃歷所翳於前修未竟之業或
有簣蠶之助世有同志由此揅荒爪幕再求精
密則尤磬折以俟者矣瑞彭壬申歲尾記

西漢之末今文學者以尙書二十九篇爲備比於斗宿然伏生大傳有亡篇之目證以史記漢書論衡知伏生所藏不以二十九篇爲限孔壁古文出百篇序目全存而古書徵引亡篇之文尤難僂指故書有百篇之說已成定論墨子貴義篇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縱屬泛言然足徵尙書之有百篇晚周之世卽已習聞非漢人創說也

書序孔子所作漢世無異詞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

慎也孔子世家曰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儒林傳曰孔子年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史公從安國問故親見孔壁書序凡所謂序書非泛言編次審矣向歆之說本於史公漢書藝文志曰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篋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云云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鄭玄

書贊曰序者孔子所作意林引王逸正部曰孔子敘書凡此所舉兩漢通說也書序出自孔壁而文特平易故流布民間甚速當時學者謂尙書之目百篇序亦百條楊雄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又成帝時張霸案百篇之序僞造百兩篇事見漢書儒林傳及論衡佚文篇蓋孔壁書序別爲一卷故存篇逸篇之序與亡篇之序皆在簡策後人得知百篇全目並亡篇作意者賴有此耳

百篇完本既不得見其後篇殘序缺目亦不全然目之存者多於序序之存者多於篇若就序以求亡篇

之作意就目以求亡篇之名號又就存目全數以反求亡目之數更就漢師遺說以求全書次第四代多寡庶幾百篇原狀可由想像而得其彷彿所惜者今之枚本意在欺世作僞之餘並將全書竄亂是以欲知百篇原狀須先知孔賈馬鄭各家之原狀尤非先將枚本詳加別裁不爲功愚之所以不憚煩者蓋以此故

亡篇之序南北朝時曾抽錄單行隋志尙書亡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冊府元龜學較部尙箸其名梁時枚本通行於世叔嗣所注疑就枚本錄出

未必孔壁之舊也

漢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原注云爲五十七篇
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
卷爲五十八篇今按孔壁古文爲伏生今文所有者
二十九篇又逸書十六篇皆一篇爲一卷凡同目者
以一篇計合得四十五卷加百篇之序一卷共四十
六卷此安國所讀原數也其後同目分篇者別出十
篇於是二十九卷者爲三十一篇十六卷者爲二十
四篇合得五十五篇加太誓一卷三篇其五十八篇
建武之際逸書亡武成一篇實五十七篇篇目之數

自來異說甚多今所計算者四十六卷中不數太誓
其詳別論孔壁藏書之始原有百篇又序一篇魯共
王毀宅僅得四十六卷全書之序亡篇之目皆箸在
末卷

伏生曾見百篇舊本雖今文無序而亡篇之目見於
尚書大傳者三一曰帝告二曰嘉禾三曰揜誥大傳
久佚陳氏壽祺輯本最詳今據之又杜預左傳後序
謂尚書序出於伏生蓋偶然疏誤不足偏信

史公親見孔壁原本漢書儒林傳稱其於堯典禹貢
微子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尋史記所采尚書文

如湯誥爲逸篇湯征爲亡篇其時太誓未得亦屬亡
篇周本紀齊世家所采蓋引自中候及大傳也史記
箸篇目者五十二女媧女房_{以一篇計}其中爲亡篇者二十一

曰帝誥二曰湯征三曰女媧女房四曰夏社五曰中
鼈之誥六曰明居七曰徂后八曰太甲訓三篇九曰
沃丁十曰咸艾十一曰太戊十二曰高宗之訓十三
曰太誓十四曰分殷之器物十五曰微子之命十六
曰餽禾十七曰嘉禾十八曰周官十九曰賄息慎之
命二十曰畢命史記所引往往節錄序文其次弟當
與孔壁原本相近若漢書律歷志引畢命佚文王莽

傳引嘉禾佚文此又亡篇之奇零也

大傳史記亡篇之目必係百篇舊目馬鄭注本今可考見者序目校史記爲多孔疏謂鄭以賈逵別錄爲據則亦本之孔壁也孫氏星衍輯馬鄭書序注以枚本爲依據畧改篇名畧移次第而已凡無注之目無注之序一概箸錄雖失舊觀反足以供對勘孫本就原輯本稍有訂補相傳王本乃惠松崖所輯假託王氏之名頃見舊鈔浚儀王氏輯佚二種一卽此本題曰古文尙書署名鄭玄注王應麟輯一爲鄭注論語題曰古文論語署名同前所輯之文從釋文及孔賈麟案語者字跡似出二人手與原鈔又不同疑乾嘉學者旣得尙書注復輯論語注以儼之仍託應麟之名意欲彙刊而未果其書較宋翔鳳所輯之本爲畧

以意測之似王復武億二人所爲附記於此以明王輯之有僞

欲知亡篇真目真序真數真次第等一切體例當以史記及馬鄭注爲準大傳雖今文亦足資爲旁證可太息者自枚躡隸古定本行世之後兩漢今古文舊本放失殆盡近世學者於枚本僞篇僞傳旣已發其狙詐剗絕根荄獨於百篇序目竟一概視爲孔壁舊觀弗加深察實則可疑之迹觸目皆是稍一措思瑕釁立見也

孔子所論百篇以時代爲次弟書序一篇次弟與本經相當壁藏之後亡失五十五卷其未亡者四十六

卷安國讀之分爲三類一存篇二十九卷爲三十一
篇其中虞夏書四卷商書五卷爲七篇周書二十卷
二逸篇十六卷爲二十四篇其中虞夏書七卷爲十
五篇商書六卷周書三卷三書序一卷在孔子時當
百零一卷在漢世爲弟四十六卷此卷仍與本經相
當但與孔子所論次第已不相同先存篇之序次逸
篇之序次亡篇之序凡亡篇之序五十五計虞夏書
九商書二十九周書十七其時太誓尙列於亡篇此
安國所定之本藏於祕府向歆班賈校之馬鄭據以
作注其體例如此試舉二證

其一孔疏引鄭說逸十六篇目次云舜典一汨作二
九共九篇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當作棄稷五子之

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
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
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據此逸篇自爲次第則存篇
及書序可準此例推且鄭氏此文必非從本經數得
緣武成先亡見孔疏引鄭說咸有一德今亡見繙衣
鄭注舜典已亡見孟子萬章篇趙岐注鄭旣未見逸
篇全數此目蓋從書序迄錄然則書序一卷之體例
由此可見也

其二鄭氏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竊意百篇序目先分存逸亡三類一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第然則百篇分別之體例由此可見也

馬鄭之世弟四十六卷所記亡篇序目未必完全無缺證以逸篇速亡之事可信也今就尙書釋文正義史記集解摻輯馬鄭注序遺文其數不及百篇書贊之言殆本之師說留此虛數枚本陰取鄭說四代篇數而故示不同混存逸亡三類於一編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以爲

商書舊解云者指枚本言枚旣畧依書贊總數列此五篇爲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又附於虞夏書末遂致虞夏書有二十五篇而商書僅三十五篇北朝治鄭學者復取枚本次第以改鄭本並將僞造妄分一切篇目羼入且遵書贊四代篇數逐一數之胤征居虞夏書之尾帝告居商書之首不悟鄭本原分三類書序別爲一篇斷不若是之凌亂也又孔疏云鄭以夏社在臣扈後弟二十九以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弟十三以周官在立政前弟八十六以蔡仲之命在費誓前弟九十六以費誓在呂刑前弟九十七按臣扈

夏社相接鄭本亡篇次弟也湯誥咸有一德相接鄭本逸篇次弟也費誓呂刑相接鄭本存篇次弟也周官亡篇立政存篇其相接本於史記鄭學者據爲次弟蔡仲之命亦亡篇時代與費誓近其據爲次弟亦鄭學者所定鄭氏原本決無存亡相接之可能至於各篇數目糅合三類而通計之乃枚本特有之例非鄭本所宜有蓋枚本陰襲書贊故示小異欲以掩飾僞迹鄭學者見枚本百篇具足次弟連貫信爲真出安國勝於鄭本爲支持門戶計亦陰襲枚本而故示小異冀與抗衡元朗沖遠所見鄭本如此已失東晉